

本

經

疏

證

本經疏證第三卷

武進鄒澍學

上品草七味

薯蕷味甘溫平無毒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補中

益氣力長肌肉主頭面游風頭風眩下氣止腰痛補

虛勞羸瘦充五藏除煩熱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

飢延年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著生蒿高山

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

紫芝爲之使惡甘遂

薯蕷春間或以其宿根頭或取其子以黃沙和牛糞

作畦種之四月生苗延蔓紫莖緣物而長葉有三尖

似白牽牛而光厚潤澤五六月開花成穗淡紅色結

莢成簇莢凡三稜合成堅而無仁其子別結於一旁狀似鈴大小不一皮黃肉白其根亦然剖開有滑涎亦有莖生者入藥爲勝夏間宜常溉又不得大溼

經綱

目

予家有薯蕷一本莖長至三四丈春夏綠葉扶疎屆秋垂實纍纍者有年矣會闢地治室乃掘去之根大如臂攀磚附石至三四尺究未窮其所止蒸而茹之甚甘美川人謂古人所謂種薯蕷者先杵地作孔則薯蕷隨孔之大小以爲大小是欲其肥不欲其長也若莖生者隨地下之隙而直下焉迨年月深久仍能橫擴爲肥入藥取此卽以其入土深善附磚石耳其

爲物也有皮有筋而肉最勝又皮黃肉白筋卽仿其

肉之色又可悟其致厚肉之氣於皮以爲之體而合

皮

本爲肺主而屬金色黃則土金相生而和合矣

與肉

本爲脾之所主屬土色白亦爲金土和合

之氣致之於筋以爲之用肺者氣之所由行肝者力之所由作氣與力之受益其端皆係於能補中而肉最厚之物此不可謂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乎或曰主傷中補虛羸卽補中益氣力也而本經復言之何故此蓋當連下句讀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云者猶云補傷中而致之虛羸除傷中而受之寒熱邪氣也夫虛必有一處爲先他處乃連類及之者邪之所湊雖云其氣必虛然亦有陰陽之分五藏六府之異

譬之水決定因其地窪下而灌之乃泛濫及於他所
著蕝所主之虛之邪須審定其由傷中傷氣方得無
誤不然傷血及他傷亦能致虛羸成寒熱又何別焉
別錄所主補虛勞羸瘦充五藏除煩熱正與本經相
印惟下氣止腰痛強陰三項爲特出此則以莖生者
益善下行最喜攀附磚石也至於頭面游風頭風眼
眩唐以來醫家不甚用此味故無從參其底裏然質
之仲景治風氣百疾本經除寒熱邪氣亦可默會其
旨矣

仲景書中凡兩用薯蕝一爲薯蕝凡一爲腎氣凡薯
蕝凡脾肺之劑也腎氣凡肺腎之劑也觀經脈別論

食氣者先歸肝心乃及於肺飲氣則先歸脾而亦及於肺至肺而後布其精瀉其麤惟不言至於腎蓋腎固藏精洩濁之總滙也風氣百疾者心肝脾之氣懈於朝肺肺遂不能輸精於皮毛斯外邪乘而客之是其責雖在肺而其咎究在脾故薯蕷凡以薯蕷帥補氣藥爲君補血藥爲臣驅風藥爲佐使少腹有故小便不調者肺之氣怠輸精於皮毛毛脈不能合精以行氣於府斯清濁兩者或泛其源或塞其流是其責雖在肺家輸瀉之不肅而其咎實當歸於腎家翁受之不成故腎氣凡以薯蕷隨地黃茱萸牡丹附子桂枝以撥正其翁受之機又以薯蕷帥茯苓澤瀉以開

通其輸瀉之道曰腎氣凡者明腎之氣固當留其精而瀉其麤也曰薯蕷凡者明脾之氣固當散其精而歸於肺也是薯蕷凡雖謂之脾氣凡也可腎氣凡雖謂之地黃凡也亦無不可是皆穀氣穀精不充暢流動之咎也

薯蕷體滑多涎黏稠色白其似肉中之脂液耶不然何以生搗可消熱腫也其似腎所藏之精耶不然何以能強陰也凡物功能固莫不由形色性味而發然能此復能彼又莫不有一貫之理存乎其間消肉中熱腫之與強陰其義非可相直也何哉夫腫非一端而曰熱腫則固當得陰濟乃能解矣矧不在皮膚不

在血脈不在筋骨而在肉斯固爲肉中之氣運掉不靈致有所壅也得厚肉多脂不爽生氣之物其壅何能不解且強陰非益精也玩金匱之用薯蕷蓋可以得其概矣夫以陰中所由而言則精自精溺自溺其源不同其所由化亦異何以腎氣一凡在虛勞在轉胞則治小便不利在消渴則治小便過多然惟此方可見溺能閔精精亦能閔溺也金匱真言論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水熱穴篇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是故精化爲氣方有以司開闔而無不禁之虞壅塞之患水精四布五經竝行方有以容氣之游行而開者遂其開闔者

遂其闔此統二竅而言之者也若就一竅而言則此竅過通彼竅必塞如下利則溺短小便多則大便鞭何獨於精與溺而疑之耶故曰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此由麤以致精也曰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此精虛而挹麤以益之也曰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則麤者不能益精反足以害精矣由此而觀則以溼熱下注而遺精以精氣壅遏而溺澀精溺雜下而爲濁及以溺多而劫精以溺塞而爍精其源皆由脾胃之不咸夫固曰腎者胃之關耳夫不咸之始必本於胃氣之不充不咸之成必歸於脾氣之不洽脾胃一藏一府皆在中宮竝主出納

而其性情則異胃司降而喜涼脾司升而喜溫薯蕷
溫平之物不寒不熱不潤不燥爲脾胃之所均喜故
其用爲能致胃津於脾而脾胃以和故經脈別論謂
食氣入胃則散精於肝而歸濁氣於心惟飲入於胃
則輸精於脾此不可易之常理也

薏苡仁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久風溼
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

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一名解蠶一名屋莢一名起

實一名籟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

薏苡二三月宿根生苗葉如初生芑白苗之芽五六

月抽莖高三四丈開紅白花作穗結實有二種一種

尖而殼薄黏牙者薏苡也其米青白色如糯米一種
圓而殼厚堅韌者菩提子也但可作數珠竝九十月
霜後採根白色大如匙柄糾結而味甘

圖經參
綱目

靈樞經筋篇謂筋寒則收引熱則縱弛與素問生氣
通天論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縵短小筋弛長者不合
蓋筋之爲物寒則堅勁堅勁則短縮熱則縵緩縵緩
則弛長此爲不挾溼者言也若挾溼則大筋橫脹橫
脹則縵短小筋縱伸縱伸則弛長遇溼遂脹凡物皆
然特能短而不能勁此所以與因寒而縮者異雖然
寒收熱縱者理之常故其應速大縮小伸者理之變
其應必遲何也則以溼熱不攘句見之蓋因於溼首

如裏此時尙未挾熱也溼性最遲至其化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既已化熱尙不除而去之以漸而漬於筋至筋被溼而脹焉則蓋遲之又久矣玩本經久風溼痺久字正與是義相孚何者夫筋急拘攣不可屈伸焉知其不緣被寒而收引乃可更用微寒之薏苡惟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屬於久風溼痺者方見其不因於寒以始傳寒中末傳熱中原外感之常理耳雖然以從容不迫之薏苡而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久風溼痺得毋貽養癰之咎歟夫物性亦各有當矣薏苡作穗結實於插禾之前而采掇必於穫稻之後衝冒溼熱以成其體飽吸秋肅以鍊其質惟其久

而成就是以專治積漸而致之病積漸之病決難速愈又豈得以貽患謂之比之天藹冬治暴風溼偏痺所謂各行其是功足相伴者也夫勝溼以燥驅熱以涼斂脹以肅且筋屬於肝筋病則肝病肝病者必以肺勝之是薏苡之色白氣涼性降者可不謂非肺之象形惟其象肺是以又能下氣耳

劉潛江云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以通呼吸其所以能上注於肺者實由於脾脾氣合於腎以至肺肺氣合於心以歸腎如環無端乃能運血氣營陰陽若胃氣虛則脾不上升溼盛化熱還奏於胃腕之陽以傷氣胃陽亢則肺不下降熱盛生溼還

迫於脾臟之陰以傷血傷氣者肺受之故或阻其氣
爲胃痺偏緩或損其陰爲肺痿肺癰或肆其所勝爲
筋急拘攣傷血者脾受之故或下陷爲洩或旁溢爲
水或滲壅經絡爲久風溼痺或滯阻下部爲癩疔重
隆薏苡生於平澤氣寒味甘是水土合德乃結實於
盛夏是潤下之氣暹就炎上而採實期於秋末是熱
浮之氣反歸涼降有合於胃達地氣而後不病於溼
之化熱更合於胃達天氣而後不病於熱之化溼舉
前證胥能治之故寇氏曰脾健則能運化陰陽脾之
不健多困於溼薏苡健脾惟使脾肺腎之氣得暢使
溼不畱而已故去溼卽能清熱所謂陰陽合而氣生

陰陽和而氣行是也

論者謂益氣除溼和中健脾薏苡與朮畧相似而不知其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蓋以云乎氣則朮溫而薏苡微寒以云乎味則朮甘辛而薏苡甘淡且朮氣味俱厚薏苡氣味俱薄爲迥不相侔也此其義蓋見於金匱要畧痲溼暍篇曰溼家身煩疼當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勿以火攻之曰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溼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夫身煩疼者溼而兼寒一身盡疼者溼而兼風寒從陰化風從陽化故身煩疼者屬太陽發熱日晡所劇者

屬陽明屬太陽者宜發汗屬陽明者宜清熱發汗所以洩陽邪清熱所以折陽邪質之以用朮用桂者爲發汗薏苡則爲清熱矣雖然薏苡旣治風溼又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彼風溼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風溼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獨不用薏苡何耶夫適固言之矣薏苡是治久風溼痺非治暴風溼痺者也然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證非暴病耶玩汗出當風久傷取冷之因決知其似暴病實非暴病也發熱日晡所劇風與溼勢將化熱故以薏苡合麻黃杏仁甘草迎其機而奪之彼風溼相搏者上旣冠以傷寒八九日已可知其非久病下出所治之方或有

取乎附子生薑或有取乎附子桂枝且俱用朮其不能雜入薏苡決矣朮與薏苡非相反相惡也既用此卽不用彼者無他朮性急薏苡性緩合而用之恐其應速則嫌於緩應遲又傷於躁也

胛痺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注家於緩急二字或指爲筋之引縱或指爲痛之休作殊不知痛僅胛痺中一證胛痺者不必盡痛筋之繫頭項手足者卽爲引縱未必竟由胛痺胛痺而并有筋病亦非引則縱非縱則引又未必乍縱乍引故注緩急者當闡明緩急之故確指緩急之據然後其證可得而明也夫胛痺緩急在素問靈樞固無及之者言他證之緩急則

有矣寒熱篇曰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
交於目銳眦陽氣甚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二十九
難陰蹻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蹻爲病陰緩而陽急此
可見二蹻之緩急繫於目矣經筋篇足陽明頰筋有
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而爲澀
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塗其緩者以桑
鈎鈎之此可見陽明之緩急繫於口矣今但曰胃痺
而不言痛是其無痛可知曰緩急則又可知如蹻之
於目陽明之於口有急處有緩處矣何以知之巢元
方曰寒氣客於五臟六腑因虛而發上衝胃間則胃
痺甚者肌肉苦痺絞急如刺不得俛仰孫真人蓋亦

云然夫陽明之口頰未必一中於寒一中於熱左右並時也必其寒中於左逼熱於右寒中於右逼熱於左故一緩一急同時俱發耳然則五臟六腑之寒氣因虛而上衝於胃膈間者何能不衝於此逼熱於彼乎寒衝於左逼熱於右則左急而右緩寒衝於右逼熱於左則左緩而右急附子治急者也薏苡治緩與急者也使合而治之不畏治急多治緩少耶玩方中二味成劑之意薏苡固不能驅上衝之寒而附子確足以助被逼之熱故不稍殺其熱則附子之治寒不專不振散其寒則薏苡之清熱難恃且薏苡原能下氣附子本以逐痹寒既自下而上升故下氣之物不

嫌倍於逐痺熱緣被逼而偏駐故逐痺之物何妨峻於下氣因製劑之料量洞識爲病之根由卽注家之籠統含糊均可於此察之矣

然則薏苡附子敗醬散之治腸癰亦有緩急可言耶夫身甲錯是急之微腹皮急是急之甚按之濡是緩之形如腫狀是緩之著蓋溼氣瘀血盤踞於內勢將釀熱成癰而先格寒於外故其病爲內緩而外急也夫腹無積聚是內熱未甚身無熱則外寒方狷正格熱於內內熱將甚之兆也故其脈爲數不然焉有腸內生癰猶可用附子之理哉雖然溼與血踞於腸終竟內有根而外無根無根者易傾有根者難拔故附

子之追寒破結僅十七分之二而清熱去溼之薏苡
既有十分又益之以敗醬五分俾解熱毒而鍾生氣
於瘀濁垢穢之中生氣昌斯瘀濁垢穢行矣或謂腸
癰脈數用附子腫癰脈遲緊反用消黃何故蓋玩兩
條之旨腸癰病在小腸小腸者水穀雜居故爲太陽
寒水之腑腫癰病在大腸大腸者有滓穢而無水故
爲陽明燥金之腑太陽者多血少氣陽明者多氣多
血氣屬陽血屬陰則陽明之易爲燥熱較之太陽殊
矣然則何以證其爲太陽與陽明夫身無熱脈數太
陽也發熱汗自出小便自調陽明也服藥後小便當
下小腸也服之有膿當下無膿當下血大腸也以燥

金之府最易化熱之區而所用者消黃猶不可證以
薏苡爲君附子爲佐者非欲其入寒水之腑多血少
氣最難化燥之區耶薏苡非入小腸之物小腸有溼
熱則用之此可見某藥入某經某臟某腑之爲鑿矣

澤瀉味甘鹹寒無毒主風寒溼痺乳難消水腫臌脹

氣力肥健補虛損五勞除五臟痞滿起陰氣止洩精消
渴淋瀝逐膀胱三焦停水久服耳目聰明不饑延年輕

身面生光能行水上扁鵲云多服病人眼目名水蘆一

名及蘆一名芒芋一名鵲蘆生汝南池澤五月八月採

根陰乾

畏海蛤
文蛤

葉味鹹無毒主大風乳汁不出產難

強陰氣久服輕身五月採 實味甘無毒主風痺消渴

益腎氣強陰補不足除邪溼久服面生光令人無子九月採

澤蔦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狹而長似牛舌獨莖直

上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採根暴乾

圖經

張隱庵曰凡水草石草皆屬腎其性主升蓋天氣下降地水之氣上升自然之理也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本乎下者性降澤蔦形圓無下行之性矣春時叢生淺水之中獨莖直上秋時白花作叢腎之肺藥也易曰山澤通氣能行在下之水隨澤氣而上升復使在上之水隨氣通調而下瀉故名澤瀉

陳修園曰澤蔦氣寒水之氣也味甘無毒土之味也

生於水中而上升能啓水陰之氣上滋中土也五臟
主藏陰而脾爲五臟之原一得水精之氣則能灌溉
四旁俾五臟循環受益不特肥健消水不饑見本臟
之功而肺得水精之氣而氣益心得水精之氣而力
益肝得水精之氣而目明腎得水精之氣而耳聰且
形得水精之氣而全體輕色得水精之氣而面生光
澤一生得水精之氣而延年所以然者久服之功能
行在下之水使之上也此物形圓一莖直上無下行
之性故其功效如此

或曰澤蔞自古未有言其上行者今但據張隱庵陳
修園之說能無畏其杜撰歟曰淡滲之物其能去水

必先上行而後下降是說起於李瀕湖非張隱庵陳修園創說也故夫水飲爲病除大腹水腫不論外其小者在上爲喘欬悸眩渴嘔吐噦在下爲腸鳴泄瀉小便不利行水之物卽仲景所用者有防已木通葶花芫花大戟甘遂半夏滑石葵子白魚薺藎麥藹陸澤漆海澤亦小豆薏苡仁文蛤莫不各有所主惟嘔吐口渴及悸眩者多屬之茯苓豬苓澤瀉是皆淡滲之物也傷寒論金匱要畧兩書用澤瀉者六方內與豬苓茯苓同用者五苓散豬苓湯與茯苓同用者腎氣瓜蒌茯苓澤瀉湯不與二苓同用者祇牡蠣澤瀉散澤瀉湯二方面已二方所主之證一曰病後腰以

下有水氣一曰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則亦可知
凡利水者當計其水之生熟矣何謂生熟夫已經輸
脾歸肺者熟水也未經輸脾歸肺者生水也熟水已
會泌別精華但存水質故直達之使下出可矣生水
者天真未離精華未去故必引之使上而後下乃不
失其常耳淡滲之物皆行生水者也較之直使下降
者不同蓋水之生者就其性則歸壑趨海而走極下
逆其性則過類在山而反極上從無橫溢壅蓄於中
而爲患者故小便不利嘔渴悸眩者多用二苓澤瀉
第更當別其猛怯之殊怯者依土作祟則以二苓得
氣化於中土者治之可也其猛者則所謂過類赴壑

非得澤蔦生於水中得氣化於水出生氣以上朝究復反本還原者不可心下有支飲是沿路攔截生水肆其威於上所謂過顛者也大病差後腰以下有水氣是中無統攝而陷窪者也二者均未經氣化而停又何能不使先就上而後下趨哉其理固如是非張隱庵陳修園所能換也且是義也覈之於本經亦無有不合者蓋惟其無一滴生水不化斯無一滴熟水不行遂無一滴精微不歸於所當歸之處馴至肺得之而氣裕肝得之而力强脾得之而肥腎得之而健乳得之而通耳得之而聰目得之而明面得之而生光莫非精微之奉養至風寒溼痺得之而解水得之

而消又莫非滓質之流行日久服能不饑延年輕身
行水上殆非虛語也

夫水惟化而後能潤有水氣而仍渴即可見水之不
化矧渴則飲水水入口即吐五苓散之所主也猶不
可見水之不輸脾歸肺耶是水有生熟之說不爲謬
矣然五苓散茯苓澤瀉湯渴而嘔豬苓湯腎氣凡渴
而不嘔牡蠣澤瀉散澤瀉湯不嘔不渴此其間又必
有故蓋嘔乃茯苓豬苓所主非澤瀉所主也夫嘔爲
中焦病澤瀉水中物爲下焦藥是以於此無所關涉
至於渴則中焦病有之下焦病亦有之故牡蠣澤瀉
散不渴何以用栝樓惟其用栝樓而後知澤瀉不如

茯苓豬苓之能治渴耳夫澤蔦爲物不生於深水而
生於淺水是以知其僅能引水上輪不能引津液上
朝不用其苗而用其根是以知其力之所始必起於
水中其苗能出水面上與天氣相接是以知其力之
所竟可至於極上腰已下有水氣水底之病也冒眩
極上之病也舉此兩端澤蔦之功可明矣且腎氣云
者能似腎之氣也腎氣之極上者開竅於耳腎氣凡
中有上及耳之物否耶是能上及耳者澤蔦也卽此
又可以知上行之說爲非無據矣

細辛味辛溫無毒主欬逆頭痛腦動百節拘攣風溼痺
痛死肌溫中下氣破痰利水道開胃中除喉痺齕鼻風

癩癩疾下乳結汗不出血不行安五臟益肝膽通精氣

久服明目利九竅輕身長年一名小辛生華陰山谷二

月八月採根陰乾

會青棗根爲之使得當歸芍藥白芷芎藭牡丹藥本甘草共療婦人得決

明鯉魚膽青羊肝共療目痛惡狼毒山茱萸黃芪畏消石滑石及藜蘆

細辛葉似小葵柔莖細根直而色紫味極辛

綱目

細辛色紫紫者赤黑相兼也赤爲心色黑爲腎色心

與腎皆屬少陰兩少陰經皆短而直細辛一枝直上

體細柔勁似之少陰者又皆水火相依細辛體雖細

味極烈似之故凡風氣寒氣依於精血津液便溺涕

唾以爲患者竝能曳而出之使相離而不相附則精

血津液便溺涕唾各復其常風氣寒氣自無所容如

本經所載主治欬逆者風寒依於胃中之飲頭痛腦動者風寒依於腦中之髓百節拘攣者風寒依於骨節屈伸洩澤之液風溼痺痛死肌者風寒依於肌肉中之津推而廣之隨地皆有津液有津液處風寒皆能依附焉故在胃爲痰爲滯結在喉爲痺在乳爲結在鼻爲齶在心爲癩癩在小腸爲水在氣分爲汗不出在血分爲血不行此別錄之與本經一貫不異者也然須審定風寒果否零亂細碎倚著於津液者宜之若風寒徧被一身及與營衛相搏者自有他味爲治與細辛無預也

細辛能提出依附津液之風寒不能使津液復其常

且不能使津液中氣不隨提曳以出故其治欬每與五味子乾薑爲耦如小青龍湯眞武湯厚樸麻黃湯是也若射干麻黃湯則不用乾薑用生薑四逆散小此胡湯則但用乾薑五味子不用細辛蓋水氣與風寒相搏有飲有溼有水隨人異亦隨證異則兼嘔者有之兼滿者有之兼喘者有之不可但因其欬混同施治也特風寒將化則細辛不可用小茈胡湯證半化半未化者且然何況全化者耶四逆散證雖以四逆係之少陰然終外寒內熱故其治欬乾薑五味子可用細辛不可用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

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
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夫以不用細辛爲微發
汗則用細辛爲大發汗矣以無裏證不用細辛則細
辛爲裏證用矣裏證謂何吐利手足厥冷是也細辛
非治吐利手足厥冷之物少陰病始得卽用之者蓋
始得病卽脈沉發熱沉爲在裏病已決在少陰若少
蹉跎必至吐利手足厥冷故乘其外有發熱用麻黃
附子一治其內一治其外然不得細辛自陰精中提
出寒邪則溫者溫散者散猶未能絲聯繩貫使在內
之邪直從外解也若至二三日猶無吐利手足厥冷
則直是內本臟寒外被寒著互相勾引勢將入內故

不必細辛之提曳陰寒但以甘草緩其內入能得微汗卽便愈矣然則細辛治吐利手足厥冷亦有據歟是其義在當歸四逆湯烏梅丸二證可驗也特彼二證是寒邪附於血此則寒邪附於精耳然則少陰吐利四逆證有用吳茱萸湯者有用四逆湯者有用附子湯者有用白通湯者有用通脈四逆湯者皆不兼用細辛豈其寒非著陰精耶是又不然夫諸證皆無外熱是以不得用細辛惟通脈四逆湯證有之又係陽已虛不可汗者故雖亦欲通陽不過至用蔥用生薑用桔梗已耳此則直欲其汗故與麻黃比而奏功也然則當歸四逆湯烏梅丸亦欲其汗耶是蓋有說

焉欲其藉汗分消非純欲其從汗愈也之二症者雖皆手足厥冷皆有寒復有熱若以四逆湯等溫之則寒既去而熱遂猖故當歸四逆湯中仍有桂枝湯在內以其寒邪內有所著用細辛助桂枝是猶與向者之助麻黃同一理也若烏梅凡則烏梅黃連爲君益以黃蘗沉寒附子細辛僅得君藥三之一是其大致爲清劑以餘寒尚有所附恐其熱去寒生故以細辛提之使出以附子乾薑化之遂寒熱俱消太和復舊耳要之藥之功能非有異而調處之多方制劑之各別遂使之若有異者故既不得舍藥性論方又不容舍方義論藥矣

金匱桂薑甘棗麻辛附子湯所治之氣分爲寒著於何所耶然其在內者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其在外者曰手足逆冷腹滿脅鳴身冷骨疼其脈在寸口曰遲澹在趺陽曰微遲則其寒爲與胃腹之津液相搏矣是病也上則心陽不行下則腎陽難達是故桂枝湯暢心陽之劑也麻黃附子細辛湯鼓腎陽之劑也二方諸味分數皆與傷寒論無異惟細辛則多用一兩與小青龍湯同麻黃較之小青龍湯少用一兩是則其中有故矣夫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小青龍湯其治在上則此湯其治在下可知矣且腎主分布五液於五臟寒邪之依津液者雖在

上在下不同然其本莫不根於腎細辛本入腎能提散依附津液之邪安得不重之耶是證之解也仲景著其義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又著其狀曰服藥後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夫欲其陽回陰戢諸味所能也欲其陰陽相得非細辛不能也欲其汗出亦諸味所能也惟然則聯二方而重細辛非無故矣

欬逆倚息不得臥服小青龍湯後多唾口燥氣從少腹上冲咽胷面翕熱如醉狀小便難時復冒於小青龍湯去麻黃芍藥乾薑半夏細辛加茯苓治其氣冲服湯已冲氣低反更欬胷滿則去桂还用細辛乾薑

治其欬滿欬滿止則當渴反不渴且冒而嘔則還用
半夏蠲其飲此亦小青龍加減法也而其關鍵實在
細辛乾薑蓋邪之中人無所依附則其去必速焉有
懸延遷變如是哉惟飲爲邪窟宅邪爲飲兇鋒互相
勾留故其治雖至變端疊出復加杏子加大黃麻黃
桂枝可不復用乾薑細辛終不可去也夫小青龍本
以欬爲主證以渴爲欲解致渴之物方中無如乾薑
者然乾薑能燥飲不能去附飲之邪附飲之邪不去
縱使飲已消而邪固在亦終不渴此則細辛之功遠
在乾薑之右矣况欬以口燥沖氣面熱恐其陽勝氣
逆暫撤二物隨卽欬且胃滿是二物者可不急復用

耶故下文云細辛乾薑爲熱藥服之應遂渴乃渴反
止則二物之始終不可去向何疑矣方以加減而用
益長藥以出入而指益明審夫欬與渴之離合細辛
乾薑之用遂無悞矣

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若其
人下有陳寒者加細辛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
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加吳茱萸生薑久
寒陳寒一也上條加細辛已足下條既有細辛又加
吳茱萸生薑吳茱萸生薑豈猛於細辛哉蓋上條之
病在上在外者多其下但有些微陳寒加用細辛引
之外達其寒自隨芪朮甘草薑棗以透達若下條其

病原在內在下細辛本不可無加以素有久寒非細辛桂枝所能悉解加吳茱萸是劫散其寒加生薑是協桂枝甘棗使寒從外出也是故上條不加細辛則治法有上無下不能保風溼去而寒復猖下條若但恃細辛則治法有下無中不能保陽已布而寒仍不達可見細辛究竟是治下之劑能直上直下不能徹內徹外是下條有細辛猶上條有生薑乃病機形勢不能不然非有猛劣之殊也故凡鑿然謂某藥治某病不知揣切其病情聯絡其形勢者可語一勞永逸耶用某藥治某病其間猶有如何則可用如何則不可用審其不可用則可用者遂不悞矣如細辛本經主

欬逆上氣小青龍湯治欬逆上氣之劑也而曰服湯已渴者寒去欲解也則欬逆上氣而渴者細辛不當用矣又主百節拘攣侯氏黑散千金三黃湯治百節拘攣之劑也而此曰惡寒彼亦曰惡寒則百節拘攣而不惡寒者細辛非所宜矣又主風溼痺痛防已黃芪湯治風溼痺痛之劑也而曰下有陳寒者加之則風溼痺痛下無陳寒者細辛無能爲力矣推而廣之仲景雖無治頭痛腦動之方然曰頭痛腦動則頭痛腦不動者細辛其可用耶總之細辛惟治寒乃爲恰合惡寒者寒之方獨口渴者寒之已化腦動者寒與在上之陽戰而陽欲負下有陳寒則必惡寒可見矣

曰脅下偏痛發熱其脈弦緊此寒也當以溫藥下之
宜大黃附子湯曰寒氣厥逆赤凡主之二者一溫以
附子下以大黃一溫以烏頭利以茯苓半夏一使其
從大便解一使從小便解皆以細辛聯絡其間不然
則溫自溫下自下利自利終不能使寒氣徹底澄清
耳

於金匱求大便通利者有大黃附子湯於傷寒論求
利止者有烏梅丸可知細辛能已後陰諸疾矣至于
金治鼻塞耳聾齒痛諸方用細辛者甚多至口鼻目
病則幾乎無方不用豈本經所謂明目利九竅者誠
不必別擇盡可用之耶然卽此亦可窺其嚴於去取

之意矣觀於目病由勞者息肉生者有障翳者有赤白膜膚者生珠管者皆不用眼暗者淚出者皆赤者多用之則曰病用細辛有去取矣鼻病生息肉者蚶血者皆不用鼻塞者鼻齲者多用之則鼻病用細辛有去取矣口病惟口臭齒痛多用之耳病惟外治多用之惟前陰病則絕無用者曾謂九竅不利於細辛毫無別擇哉素問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細辛雖善治著水之寒然著於小者能治之著於川著於海則非所長矣前陰者汪洋大水之路故非細辛所能與也

芎藭味辛溫無毒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

瘡婦入血閉無子除腦中冷動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出

多涕唾忽忽如醉諸寒冷氣心腹堅痛中惡卒急腫痛

驚風痛溫中內寒一名胡窮一名香果其葉名麤蕪生

武功川谷斜谷西嶺三月四月採根暴乾

得細辛療金瘡止痛得性

蠟療頭風吐逆白芷爲使

芎藭清明後宿根生苗分其枝橫埋之則節節生根

葉似水芹作叢而莖細七八月開碎白花如蛇牀子

花根堅瘦黃黑其形塊重實作雀腦狀者佳

參圖經綱目

凡物之性燥味辛能升發陽氣者必能消耗陰氣惟

芎藭透苗出土必至清明已後則其不爲溫和未盛

之氣所能鼓動可知旣而取枝橫埋土中能節節作

根生苗則其於盛陽之氣無壅不宣無間不達亦可
知至八月每節根下皆結芎藭九十月采之過其時
卽虛劣則其遇盛陽固無不升發感陰收復能退藏
於密又可知且其遇陰而藏者卽以供遇陽而發特
收采當值退藏方固之時乃得發中有收之益此劉
潛江芎藭能達陽於陰中卽能貫陰於陽中二語所
以不可易也雖然人身不止血分爲陰凡物能於陰
中達陽者應不止能達血分之陽乃芎藭祇入血者
何義蓋凡藏氣之本降者不受下陷之累惟其氣本
升今不能升斯爲累耳藏氣本升者非肝而何肝不
他藏獨藏夫血斯與升麻等物升脾中之氣者異矣

此芎藭所以入肝藏升血分中陽氣也抑芎藭非專入血也觀本經主寒痺及筋攣緩急別錄主諸寒冷氣心腹堅痛中惡卒急腫痛皆非血分之病然陽氣不能禦寒則爲痺陽氣不能運行則爲心腹堅痛以及卒急筋攣無非涉肝之病以此類推則芎藭之主仍不約矣

玩本經別錄芎藭之治可悟氣血必相輔而行也夫氣本乎天者也血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血應不至頭氣應不至足矣乃若雲蓬蓬然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何不出於澤而出於山也抑若泉涓涓然引而滙之遂成江湖何不出於隰

而亦出於山也在人髮爲血餘乃居體之極上目得血而成視又居竅之最高以是知血不至之處氣亦不至氣不至則客氣乘之此中風入腦頭痛腦中冷動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出多涕唾忽忽如醉皆陽氣不至也陽氣不至何又責其血不至則以其用芎藭而知蓋肝爲陰中之陽主升發陽氣故其脈上入顛頰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血其體也氣其用也體以範用故血至則氣無不至氣至則頭腦面目何得爲風寒侵耶然則仲景於頭項強痛何絕不用芎藭則以本經別錄之風寒入腦但頭痛而身不痛不惡風寒是知仲景所治在營衛不專在頭是可悟

芎藭之治不能統主一身之氣血不相維獨能提發陽氣陷於血分斯一隅之與周身所宜著眼矣

芎藭本經治婦人血閉無子然則陽陷亦能血閉耶此非陽陷乃金匱要畧所謂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病經水斷絕至有歷年積血胞門者也夫陽欲其暢陰欲其和不暢不和雖實而成虛矣積冷結氣皆陽不入也蓋亦未嘗無陽無陽則死矣譬之火爲溼物所遏則煖氣不出而光耀不彰撥使焰通旋即溼物轉燥爲火所炳矣火猶是火也人身能行血中之陽者肝肝不行陽則經水絕用芎藭使肝氣行積冷自消月事自下是別錄所謂溫中內寒者也

然則厥陰傷寒何以但用當歸不用芎藭蓋厥陰之
爲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其常也咽燥唾血口
傷爛赤其變也觀此則厥陰傷寒是陽逆血分非陽
陷血分在上之陽未嘗不足故僅用當歸之橫散不
取芎藭之升發然則少陰有下利膿血證何以不用
芎藭夫病邪能入陰分以下焦根柢不足也是以止
宜濫托不宜升發如心中煩不得寐面赤戴陽皆少
陰所有是其陽本浮散更用芎藭不謂之盛盛不可
卽如太陰之腹滿時痛亦未始非邪入血分亦止用
芍藥之開可知三陰皆忌升矣芍藥當歸芎藭皆去
血中之病觀乎此又何不可知三物各有所主斷難

混同施用耶

芎藭仲景用之最少如侯氏黑散薯蕷丸賁豚湯芎歸膠艾湯當歸芍藥散當歸散溫經湯等方與諸血藥同用不足見製方之長惟白朮散有心下毒痛倍芎藭一語可畧窺一斑若夫酸棗仁湯之用芎藭則可得而論矣夫曰虛勞虛煩不得眠心病也心屬火而藏神火者畏水神則宜安用茯苓可矣更用知母之益水芎藭之煽火是何爲者殊不知心於卦象離中含一陰外包二陽陽本有餘陰本不足况勞者火炎陰竭之候故值此者宜益陰以配陽不宜泄陽以就陰然陰被陽隔於中爲益陰藥所不能及芎藭者

所以達隔陰之陽陽舒而知母遂與離中一陰浹而安神利水繼之以奏績是二味者雖列佐使實爲此方樞機矣說者謂知母益水以濟火芎藭平木以生火而不知是方直截簡當無取乎隔二隔三此仲景所以爲可貴也

古驗胎方經三月不行者用芎藭細末濃煎艾葉湯空心調服二錢覺腹內微動爲有胎不然是經滯後人緣是以芎藭動胎孕婦遂不敢服豈知仲景用於胎前之微義哉夫水澄之則清淆之則濁者無源淳蓄之水也大江黃河一瀉千里無所爲澄亦無所爲淆卒之清濁并流淤澱俱去者氣爲之帥也人身之

血何獨不然婦人經以月一行爲常既有身而不月胎元之吸之者始寡後多不能一定淤澱之患由是生矣妊娠篇十方用芎藭者四四方之中與當歸同者三惟白朮散獨用芎且系之曰心下毒痛倍加芎藭良以心脾皆於血有關血有病則藏之者固先受殃肝受其殃次遂及心及脾故當歸散當歸芍藥散白朮散咸有取於白朮芎藭豈非以穀旺氣行血遂不塞耶血壅則胎病血行則胎安而行者尤當上通下達故白朮散不用當歸并倍芎藭則歸之橫行芎之上行其功可識橫行者無論矣上行者因行血而除心痛則向於酸棗仁湯所謂治心非治肝者不爲

臆說也

黃連味苦寒微寒無毒主熱氣目痛背傷泣出明目

覽御

引云主莖傷大觀本無

腸澼腹痛下痢婦人陰中腫痛五臟冷熱

久下洩澼膿血止消渴大驚除水利骨調胃厚腸益膽療口瘡久服令人不忘一名苦連生巫陽川谷及蜀郡

太山二月八月採

黃芩龍骨理石爲之使惡菊花芫花玄菘白鮮畏菘冬勝烏頭解巴豆毒

黃連苗高一尺葉似甘菊一莖三葉凌冬不彫四月

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根有二種一種

粗而無毛有珠如鷹爪堅實色深黃一種無珠有毛

而中虛黃色亦淡

參蜀本圖經綱目

徐洄溪曰苦屬火性皆熱者常理也黃連至苦而反

至寒則得火之味與水之性故能除水火相亂之病
水火相亂者溼熱是也是故熱氣目痛背傷淚出目
不明乃溼熱在上腸澼腹痛下利乃溼熱在中婦人
陰中腫痛乃溼熱在下者悉能除之矣凡藥能去溼
者必增熱能除熱者必不能去溼惟黃連能以苦燥
溼以寒除熱一舉而兩得焉

黃連根株叢延蔓引相屬有數百株共一莖者故名
連其治亦多蔓延淹久之證如浸淫瘡黃連粉主之
是矣夫名浸淫則非初起暴得之疾亦非一治可瘳
之候故傷寒論金匱要畧兩書從未有新得之病用
黃連者

黃連根黃花黃實黃皆具土色四月開花六月結實

七月根緊適逢太陰溼土陽明燥金主令時宜乎爲

入脾胃之藥矣乃仲景諸瀉心湯以之爲關鍵何歟

夫仲景溯諸瀉心證之源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

人因作結胃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結胃稱熱

人痞不稱熱人可見所入之邪非陽邪矣陰邪結於

陽位心下痞鞭非心病而何心自病不能燠土土遂

不運而乾噫食臭乾嘔心煩下利矣腹中雷鳴者心

氣被遏不能上行下走腸間也

觀本經桔梗丹參之治可見

夫心

之爲體於卦象離今被邪逼則外陽內伐內陰騰沸

故半夏甘草生薑三瀉心湯治陰邪之未化者也大

黃黃連附子二瀉心湯治陰邪之已化者也陰邪已化不逼心陽則在內之沸亂畧定惟在外之邪氣尙阻則取二黃之泄熱蕩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惡寒汗出者在上之陰邪纔化在下之陰氣復逆故輕取二黃之氣以蕩熱除穢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陰使之異趨同歸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陽餒胸于陽位而恣肆於陰分邪盤踞於清道而潰泄於下焦非乾薑半夏生薑之振散陰霾不足以廓清心之外郭非人參黃連之養陰泄熱不足以安擾心之內訖然則直謂之補心可也而曰瀉心何哉夫稱謂當循其實補者益其虛瀉者泄其實今者明因邪氣入

伐致心藏內証若曰補則嫌於無邪矣顧可乎本經所謂腸澼腹痛下利者與此正同蓋腸澼腹痛下利多發於夏秋溼熱之交盛暑之時心氣發舒其驗在汗所謂汗爲心液也當此之時或由口食寒膩阻遏其發舒之氣或由乘風取涼使汗不得暢於是火鬱於中陰凝於外因遂生溼溼復生熱寒熱與溼輾轉膠固故後世所製香連薑連等法均仿此意爲之傷寒胷中有熱胷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二方皆以黃連爲君二證皆發於心可見黃連爲瀉心火之劑矣成無已曰陰不得升獨治於

下爲腹中痛陽不得降獨治於上爲胃中熱欲嘔吐
夫陰之升其體由腎其用由肝陽之降其源由肺其
責由心然脾胃爲升降之樞脾提腎肝之氣以升胃
曳心肺之氣而降故治陰之不升必兼治脾治陽之
不降必兼治胃是於黃連湯又可參黃連爲心胃之
劑嘔吐爲胃病故後世治嘔用黃連其效最捷蓋上
升皆火之變見人身之火惟欲其降升則爲病卽所
謂諸嘔吐酸諸逆冲上皆屬於火者也尤在涇曰陽
經之寒變爲熱則歸於氣陰經之寒變爲熱則歸於
血陽經之熱或有歸於血者惟陰經之熱則必不歸
於氣故三陰有熱結證不用調胃承氣小承氣而獨

用大承氣諸下利證不已必便膿血是其驗也心中煩不得臥熱證也至二三日已上乃心中煩不得臥則非始卽屬熱矣始卽屬熱心中煩不得臥者爲陰虛陰虛則不得瀉火今至二三日已上始見則爲陽盛陽盛則宜瀉火然致此陽盛亦必其陰本虛故阿膠芍藥雞子黃無非救陰之品瀉火則惟恃苓連而苓止一兩連乃四兩此黃連之任獨冠一方無可議矣通二方而觀又可悟黃連一味在黃連湯爲溫劑中寒藥在黃連阿膠湯爲補劑中瀉藥矣

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

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擷筋骨血氣之精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故瞳子黑限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陰陽合揣而爲精明以是知目疾非一經之病黃連所主之目痛必兼眦傷泣出又須識其目痛眦傷泣出必因於熱氣所爲乃爲的對之劑此何以故如上文所云痛有因於瞳子者黑睛者白眼者則非矣眦傷有因約束裏擷者泣出有因風者寒者虛者皆不得用矣蓋惟傷在胞之內白睛之外始爲赤絡之病泣出隨眇始爲溼熱相搏熱者傷心赤脈屬心千金外臺諸方用黃連爲君者其所數陳諸病如大棗煎之目熱眦赤生赤脈侵

睛洗眼湯之目熱痛汁出乳汁煎之淚出皆赤養黃
連煎之眼赤痛除熱莫不與本經相脗合仍不外清
心火除溼熱二者而已

古書語簡而意深讀之者慎勿草草如此條所謂婦
人陰中腫痛者是也夫陰中腫痛丈夫亦有之何獨
於婦人卽婦人陰中爲病亦不止腫痛一端金匱要
畧雖無明文千金外臺所臚列者如陰蝕陰疳陰中
爛傷陰癢痛陰中有蟲陰下脫陰挺皆不用黃連而
獨於腫痛則間用之大抵陰中之疾皆始於小便小
便不利則溼壅熱生溼與熱相傳不得泄則腫婦人
前陰又爲血潮汐之常道於是遂涉血爲痛理固然

矣黃連非能治腫痛也陰中腫痛須用之者蓋陰中腫痛必由溼熱而燥溼之物多足以助熱清熱之物多足以滋溼惟黃連既能燥溼又能清熱他處腫痛有因風者有因寒者有因火者不必盡由於溼故本經獨標出婦人也雖然丈夫陰中諸疾亦無不由溼熱黃連之治獨標出婦人者何居蓋惟丈夫多不涉及於血即使停溼生熱且涉及於血亦宜通利宜滋清如導赤等方而不宜燥夫甘爲溼化苦爲燥化故凡味之甘者雖性燥亦能壅氣爲溼味之苦者縱如黃連之寒獨不能因燥以激發其火耶是知黃連之治溼治熱須分別觀之溼證之急者可用緩者不可

用蓋溼緩者熱不盛熱不盛則惡黃連之氣寒也熱證之緩者可用急者不可用蓋熱證急者溼不盛溼不盛則惡黃連之性燥矣又黃連之治血熱亦宜分別觀之蓋惟氣分之熱涉及血者可用血分自生熱者不可用以血似水而性主流動黃連之寒恐其凝血而其燥又恐涸血也

或問黃連入心清熱燥溼子既言之鑿鑿矣獨不思烏梅凡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任黃連皆重而所治皆肝病乎曰篇中凡言入某臟某腑者解釋其義如此耳非鑿鑿言之也試觀本經別錄止言某藥治某病而不言入某臟某腑解之者不推明某病關係某

臟某腑何由知其病之所以然而仲景書亦止以某病屬某經某方主治某病竝不言某方治何臟何腑之病譬如太陽病有惡風惡寒而喘非肺病乎心慣慣心惕惕心中悸非心病乎大義之所在講論之所及原不可一途論也子以烏梅凡乾薑黃連黃芩人瀉湯病爲肝病獨不思厥陰之爲病氣上撞心中疼熱能不關於心乎是二方之君黃連別錄蓋已確然言之矣曰黃連主五臟冷熱久下洩澀膿血是也夫冷熱天淵何能久相守而不相入必也君主之火令不行斯冷是冷而熱是熱冷是冷熱是熱斯一身所有津液每日所增水穀悉不化爲精純以上騰而

紛紛墜累而下冷多者爲洩熱多者爲澼澼甚者爲
膿血冷輕者爲痰飲故烏梅及治久利膿血乾薑黃
連黃芩人薺湯治寒格吐下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
小陷胷湯治飲滯停中無不有藉於黃連其病之輕
重高下係於冷熱孰多孰少故或配以附子乾薑桂
枝或配以乾薑人薺或配以秦皮黃檗或配以瓜樓
半夏不全藉黃連是可知黃連之治未必在肝烏梅
及證乾薑黃連黃芩人薺湯證未必不係心矣雖然
五臟冷熱久下洩澼膿血一語讀之當字字較量觀
下利圓穀者與四逆湯下利便膿血者與桃花湯皆
不用黃連又可知洩澼膿血之未久者及久而但關

乎五臟之冷不關乎五臟之冷熱相兼者均與黃連不宜矣

千金方之論消渴曰凡積久飲酒未有不咸消渴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酒性酷熱物無以加脯炙鹽鹹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觴之後制不由已飲噉無度咀嚼酢醬不擇酸鹹積年長夜酣飲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木石猶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外臺秘要方述古今錄驗方曰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有脂似麩片甜者消渴也二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消中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腎消也消渴者

倍黃連消中者倍栝樓腎消者加芒硝由千金而言酒是溼熱相兼之物因酒致病必係溼熱爲源所以宜用黃連也由外臺而言消渴畧相似之病有此三種消中腎消與黃連不宜所以別乎可用黃連之的證也反覆乎此二書則庶幾欲用黃連止消渴者知有別擇矣

劉潛江云說者謂黃連能除溼熱卽是厚腸胃然黃芩亦除溼熱何以不然蓋黃連性燥故入心而燥卽寓味苦氣寒中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皆屬燥金同氣相求是卽厚之意也惟黃連苦寒而燥黃芩雖苦寒而不燥矣是以不得以厚腸胃屬之愚謂別錄謂

黃連調胃厚腸不得混而稱之曰厚腸胃也夫腸胃中皆有脂膜一道包裹其內所以護導滓穢使下行者若有溼熱混於其間則脂膜消鎔隨滓穢而下古人謂之腸澼後人曰爲刮腸利亦曰腸垢胃體廣大容垢納汗雖有所留亦未必剝及脂膜故但和其中之所有邊際自不受傷故曰調腸勢曲折盤旋惟其曲折盤旋之處更爲溼氣留聚溼阻熱益生熱阻脂膜益消去其所阻則消燦之源絕而薄者厚矣故曰厚凡人所食之物不論青黑白赤至胃悉變而黃不得謂不象黃連之色又人之臟腑有獨治一處者有兩相連屬者從無似大腸之於小腸小腸之於胃胃

之於咽嗑三腑相通徹上徹下連屬無隔如此者不
得謂不象黃連之形是黃連之調胃厚腸原廣有意
義不必隘之以同氣相求一語也惟苦寒而燥一語
實足貫徹黃連功能如膽中清之腑爲溼熱所擾則
其中不清故曰益膽水溼流關節而生熱則骨節不
利故曰除水利骨是在用之者意會焉可已

黃芪味甘微溫無毒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瘻補虛不兒百病婦人子藏風邪氣逐五藏間惡血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止渴腹痛洩利益氣利陰氣生白水者冷補其莖葉療渴及筋攣癰腫疽瘡
名戴椹一名獨椹一名芟草一名蜀脂一名

百本生蜀郡山谷白水漢中二月十月採陰乾

惡龜甲

黃芪十月種子如種菜法獨莖而生枝幹去地二三尺葉扶疏似槐葉而微尖小又似蒺藜葉而稍濶大青白色開黃紫花大如桃花結小尖角長寸許根長二三尺柔韌如絲皮褐色內層白中心黃緊實如箭

箝者良

參圖經綱目

黃芪根莖皆旁無歧互獨上獨下其根中央黃次層白外層褐顯然三層界畫分明又其味甘其氣微溫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內補中氣則本經所謂補虛別錄所謂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益氣也能中行營氣則本經所謂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

疾別錄所謂逐五藏間惡血也能下行衛氣則本經所謂五痔鼠瘦別錄所謂婦人子藏風邪氣腹痛洩利也癰疽篇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肉腐爲膿素問風論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腧俞散於分肉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有瘍衛氣有所凝故肉有不仁營氣熱腑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名曰癘風生氣通天論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歷歷明徵莫非營衛之病而營衛所以屬三焦三焦所以屬中土者靈樞營衛生會篇上焦出於胃上口貫膈竝咽布膈中以發呼吸而行營衛是爲中

氣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泌糟粕蒸
津液上注於肺乃化爲血是爲營氣下焦別迴腸濟
泌別汁注於膀胱是爲衛氣三者皆本於水穀是三
焦爲營衛之本脾胃之蒸腐變化又爲三焦之本黃
芪一源三派濟三焦之根利營衛之氣故凡營衛間
阻滯無不盡通所謂源清流自潔者也

黃芪別錄云利陰氣者何謂也不識卽前之行營氣
歟抑卽逐五藏間惡血歟行營氣逐惡血固亦是利
陰氣而利陰氣決非僅行營氣逐惡血也素問生氣
通天論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
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

九竅不通亟數也精藏于陰雖湛然常靜然爲命火所溫養氣遂蒸變而出是氣亟起卽陽之衛外爲固者也故曰衛出下焦而衛陽之升實本於濁陰之降黃芪送蒸腐之水穀使歸下焦卽還反生衛與竝出於上下行迅則起亟自迅起亟迅則內外安和是故陰不勝陽者非黃芪所能爲力陽不勝陰則陽不上而五藏氣爭陰不下而九竅不通蓋陰之降實本於脾胃之陽旺故總微論以黃芪一味治小便不通耳李東垣云內傷者上焦陽氣下陷爲虛熱非黃芪不可劉潛江云治虛損膀胱有熱尿血不止者於蒲黃八中用黃芪固下焦之衛然後地黃麥冬始得合而

奏清熱之功亦藉其升陽以達表而水府之熱乃以投清寒而除是可明於陽氣下陷之義蓋陽不得正其治於上斯陰不能順其化於下旨哉言矣

仲景傷寒論絕不用黃芪卽如汗出陽亡似與黃芪之強衛固表相宜亦終不及何也蓋陽加於陰謂之汗其係衛陽盛蒸逼營陰氣泄爲汗者用黃芪則既能使營陰充不受陽蒸逼又能使衛陽不蒸逼營陰可矣若傷寒汗多陽亡則係陰氣逼陽外泄必以附子振其陽陰霾始散汗乃得止與黃芪之止汗適相反也然亦有兼兩義如芪附湯者則又別有故焉夫陽被迫欲亡虛固不待言矣陰離位而迫陽亦非

循常度者也不得謂之充裕但傷寒則有外感陰邪相雜雜病則無挾陰邪者自宜外振威武內清奸宄故四逆湯若用黃芪謂之閉門逐賊無陰邪者乃陽先越而陰繼之故芪附湯若用乾薑是救焚潑膏也故其用黃芪非特藉以固外實恃以和陰使不迫於陽仲景治傷寒不用黃芪義實在此其後人止汗諸方如當歸六黃湯黃芪建中湯玉屏風散亦莫不倣此爲法特陰陽屈伸之理既別佐使自不同耳

愚嘗謂溼飲水三者相似而實不同故金匱要畧分爲三篇蓋溼者瀰漫霧露之氣也飲者貯於器中者也水者洋溢四射者也是故水飲有質而溼無質然

有質者由生而化無質者由化而生化者化之生者發之其治固有別矣然溼病篇云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氣篇云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與溼不侔防已黃芪湯之治不異其義何居夫風激水而齧土溼從風而頹土爲病者不同受病者無以異防已黃芪湯白朮守中黃芪行外防已除病甘草調劑其分數調劑居二守中居三除病居四行外居五所以然者土主人身之肌肉屬脾黃芪與白朮皆脾藥也用芪以自本而行標用朮因在標而防本病正在標自宜治標者三治本者二然但知守而不知戰則病何由去

此驅病之防已所以介乎其中矣要之風溼風水之爲病動病也朮靜而芪動故芪任重朮任輕防已黃芪之爲劑汗劑也黃芪能行而不能發故芪之任非特重於朮且更以薑棗佐之蓋防已驅逐水溼水溼勢必下行下行過急仍恐土齧且頽病旣在表不如發之使近從表出爲愈也

風溼風水軋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皮水四支腫水氣在皮膚中四支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以是知黃芪非止汗者特能行營衛中氣營衛中氣行邪氣遂無以干則汗自止耳何以言之夫水氣在皮膚中則從汗出爲便今去薑棗與朮加

桂枝茯苓則不欲其解於汗欲其解於小便矣本不汗出且欲水氣從小便解而仍用黃芪尙以黃芪爲止汗耶雖然兩方雖皆用黃芪其旨終不同也防已黃芪湯證病本向外則乘勢壯營衛之氣使水溼從標而解是用以厚表氣故分數甲於一方防已茯苓湯證病不向外則通其水道從本而解是用以利陰氣故分數退居茯苓下與桂枝竝防已黃芪湯中焦之劑防已茯苓湯下焦之劑從本從標猶只在太陽膀胱此異而同者也或言四支屬脾肌肉亦屬脾四支聶聶動與身重病皆本於脾治法乃從太陽何也夫太陽秉寒水之氣水者剋土故病見於脾非脾自

病也脾自病則防已黃芪湯應朮多於芪防已茯苓湯不應去朮矣兩方視芪重而朮輕以芪行脾之標朮崇脾之本是以知風水皮水乃脾之標病非脾之本病也

黃芪非能降也亦非能升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四支稟氣於三焦營衛微則三焦無氣四屬失養由是精微不化於上陰濁獨注於下金匱云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若不發熱腰已上汗出下無汗腰臑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身疼重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歷節烏

頭湯主之黃汗桂枝加黃芪湯主之兩者病皆在下
竝治以黃芪則似黃芪能降乃其汗出竝在上體又
似黃芪能升殊不知黃芪專通營衛二氣升而降降
而復升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升卽降之源降卽升
之根凡病營衛不通上下兩截者惟此能使不滯於
一偏此卽非升非降之謂也黃芪非止汗也亦非發
汗也止汗如所謂營衛和汗自止是矣發汗如諸黃
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芪
湯夫脈浮爲病在營衛旣以桂枝湯和營衛矣又加
黃芪者何蓋桂枝能逐營衛中邪不能益營衛中氣
能通營衛之流不能濬營衛之源病暫者治其流則

已病緩者必追其源是故發汗仍有桂枝湯在其用
黃芪非助發汗也

防已茯苓湯證曰水氣在皮膚中桂枝加黃芪湯證
曰如有物在皮中狀是皮膚中病黃芪皆治之矣陽
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何以不用按此當
辨其病根何在皮水黃汗病本在外脾胃中氣無所
堵塞若陽明病係胃家實是內實外虛彼用黃芪是
治內虛外實與此適相反不可用也